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五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 卷五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式明

京都

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以固諫和帝去大悅也  
上

兩都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固

文選

文選

五十三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五册

論三

五十三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

神公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文選卷五十三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善曰王逸夢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

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善本亦安

者善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往皆是人上壽一

百二十年不終者皆天耳此皆兩失其情有善本

字試粗論之其論士之失謂神仙天安也言失

記注曰夫神仙雖目不善本也見則善本亦

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

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似特受異

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非學之所能



成也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稟受也夫至

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

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翰

導攝也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

得長年也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入生

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

集渙然流離鏡曰服藥不得汗也良曰愧

或有入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

天下幾何決微幾何勃謝不知問天錢穀

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

哀七日不飲翰曰器然飢憂貌善曰毛詩

時器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夜分

而坐則低迷思寢濟曰夜分內懷殷憂則達

旦不瞑音名良曰閉目善曰言憂懼損

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有夜分而聞有新

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夜分而聞有新

或曰夜觀星宿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

之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

僅少也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也壯士之

請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也髮壯士之

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

植豎髮衝冠亦甚於理者矣言怒亦損性

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

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

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骸無精

神則困國無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

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

亂也喪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善本無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

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

之灌者雖終見焦爛然此苗必得一灌之潤

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歸於死必得一

養之益也既灌也良曰誣輕也善曰種



十年水陽七年旱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

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

注曰肆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

苗者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

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

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苗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向曰形無神可恃

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善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淮南子

曰形者生也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

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修性

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強梁愛憎不

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

平翰曰棲居也銑曰泊然無營欲貌無感

謂哀樂不能存懷也善曰老子曰我獨

泊然而未光說文曰泊無為也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濟曰呼

氣也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善曰莊子曰吹

呼古詩曰故納新為壽而已夫田種者一畝十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善本有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善本有也字銑曰上農區田

寸區中種穀一窠秋收每區三升計畝當百

斛也善曰紀勝之田農書曰上升農區田大

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三畝三千七百斛  
區音鄒侯切一畝至秋收畝三升粟畝得百斛  
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  
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  
所以死十倍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  
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  
識養生之理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音名  
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音名  
謂大豆也善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  
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與不欲覺也  
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善本有知也  
也合歡萱草忘憂也崔豹古今注曰農本草曰合  
歡蠲忿萱草忘憂也崔豹古今注曰農本草曰合



梧桐技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  
了不相牽綴樹之皆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  
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  
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  
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善曰養生要  
草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  
猪肉損人與猪同詭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  
同豚魚無血食蟲乙處頭而黑麝食拍而香  
之皆不利人食  
頸處險而屢并齒居晉而黃謂所處項也皆  
地所宜而致之也善曰抱朴子曰今頭風  
著身皆稍變而白身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  
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  
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  
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着矢  
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  
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推  
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瘦齒黃未詳推



此而言九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

唯善本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

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也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芬之使香

而無使延哉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

矣善曰方言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

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主養命

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

中藥養性合歡獨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

通也良曰輔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唯

善本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

哇鳥哇反向曰淫哇樂聲也善曰法言

穀豆黍稷滋味煎其府藏醴醪善本其

腸胃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

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有齊事鬻

鹽以待戒令齋曰齋鹽謂練化之齋今之齋

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銑曰腐敗

悖亂也安樂之情也善曰廣雅曰思慮消善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遠思慮消善

又曰真人純粹善曰文子曰人之粹性欲平夫以

最外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良曰最爾山貌

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  
共攻於人身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  
小國杜預注曰易竭之身而外內善本作受  
蕞爾小貌也

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身而喜怒形於外思  
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其自用甚者

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非木其自用甚者  
濟曰言自用其性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

不勸以致之絕善曰謂形神之氣之絕也  
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生病七發

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  
之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

於衆難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  
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之傷人謂其

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善曰方言曰悼  
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身有失其理者

失措置亡失也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  
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白髮也

謂死也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中智  
以下謂之自然然至死為自然也善曰漸

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縱少覺悟咸歎  
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中智

之入縱少悟養生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也衆善曰老子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曰未兆易謀是猶由善字桓侯抱將死之

也衆善曰老子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曰未兆易謀是猶由善字桓侯抱將死之

也衆善曰老子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曰未兆易謀是猶由善字桓侯抱將死之

也衆善曰老子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曰未兆易謀是猶由善字桓侯抱將死之

也衆善曰老子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曰未兆易謀是猶由善字桓侯抱將死之

也衆善曰老子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曰未兆易謀是猶由善字桓侯抱將死之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

為受善本無病之始也

將深矣桓侯怒曰寡人無疾以扁鵲為好利

也病甚逃之桓侯遂死矣故云怒扁鵲之先見

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善曰理國先

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善曰理國先

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

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

故有無功之理善本之作治字成於微而救之於著

侯竟不知何國也此桓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

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魏無桓侯新序曰八年

史記自為仲錯韋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八年

亂乃欲用之則無可施功也及國馳聘常人之

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馳騁曰

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營

人之理則府仰觀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

莫不皆然言多也

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

相證驗以自寬慰輕於攝養縱聞養生善本

字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

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曰中智之

庶幾莫知所由知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



地其次自力服樂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  
 厭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也或  
 益之以畎犬古澮也而泄之以尾閭而善本無  
 欲坐望顯報者泄翰曰畎澮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  
 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亦如是矣顯報  
 謂長年也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  
 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濬畎廣二尋深二  
 仞曰澮莫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知  
 何時止而曰尾閭水之從海出者也一尾閭者  
 不盈尾閭之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知何時止而  
 曰尾閭水之從海出者也一尾閭者  
 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  
 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下扶桑之東有一  
 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或抑情忍欲割  
 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

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  
 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且向曰嗜好之物

事在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  
 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審好之物誘

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二書  
 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善曰書

文云希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楚辭曰心猶豫而  
 狐疑尸子曰顏師古以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  
 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

乃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夫至物微  
 乃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夫至物微  
 妙可以理知難以自識譬猶豫章生



七年然後可覺耳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

可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

似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音尤相今以躁競之

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

莫能相從而濟曰躁宜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

以出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善曰

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

聲曰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

喪業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

則失業也善曰論語堯曰是也偏恃者以不兼無

爾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功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

道自溺翰曰追法術苟從各譽者必偏凡若

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上向曰此類謂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恭少私寡欲善

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

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

之故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強自禁止蓋真不欲

禮亦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

抑也銑曰厚味滋味也善曰國外物以累

心不存神氣以醇泊善本字猶著物聲色之外

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

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善曰慎子曰夫德

精微而不可見聰明而不可及是故外物不累其  
 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及也司馬彪曰物事也忠  
 孝內也而外事成不信受也淮南子曰人  
 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  
 其心則純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  
 白獨著  
 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翰曰道  
 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手天地之養和  
 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養和  
 不能入也善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  
 人抱一故曰聖人下式不思慮不預謀也  
 則也古文子曰治道者以恬養知以和持  
 子也謂老子曰知養恬深矣遠矣與物反  
 為也性老會曰反於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  
 至道然後乃至於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



醴泉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晞以朝陽綏以  
 五絃於物也安以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  
 也養羣生也此皆謂得性之理無為自得體  
 也孰能得無為之寧故丙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  
 而後身存勞形則忘其遺生故身存不勞故樂足  
 子曰天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  
 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  
 事則形不勞遺生則樂足而後身存若此以往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若此以往恕可  
 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羨門曰  
 王喬皆仙人也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  
 為其無有長年也善曰聲類曰恕人心度

門也史記曰始皇之蜀石使燕人盧生求羨  
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  
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入

### 運命論一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  
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

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與亡之名應  
蘇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

元命苞曰命者  
天下之命也

### 李蕭遠

銑曰集林云李康字蕭遠中  
辭起家為潯陽令有美政也善

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善  
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柳

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潯陽長政  
有美績

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善曰墨子



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  
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  
論也

論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已見王命  
論

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媒也

善曰介紹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也唱之而  
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也

折合符子濟曰委曲相合有如符契善曰老  
論語比考識曰君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

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信讒不信讒故君  
臣道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

成矣

臣道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

成矣

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

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曰

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良曰

甲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鳴聖人出

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

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各三日春秋潛潭記曰里社明此里有聖

入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

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

祥也明與羣龍見而聖人用道不用龍潛之時

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道不用龍潛之時

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

天下也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

人作而故伊尹有莘所氏之媵臣也而阿衡

於商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萬物觀而故伊尹有莘所氏之媵臣也而阿衡

於商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於商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於商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於商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於商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於天下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

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

阿衡左商王也毛萇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

尚父於周銑曰太公望也周尊太公故號

漁釣于周伯大翰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

曰于謂之陽將大得馬非熊非羆非虎非狼

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

尚父時維鷹揚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翰曰百里

初仕於虞國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

秦用其謀而為疆霸蓋一人之身也

昌不用則國亡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九龍也者必始乎近而後

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憂乎虞

文選卷五十三



知非遇也其本也者定於秦非加蓋也其本也者定於秦非加蓋也  
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三略曰張良漢臣也善曰黃石公記曰黃石者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  
以游於羣雄諸侯也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  
莫之受也可入也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必不及  
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良曰非拙也項謂羽也蓋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沛公也沛公謂漢高祖也善曰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



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  
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  
若神明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  
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向曰四賢謂伊尹太  
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  
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善曰  
春秋考異郵曰魯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  
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晉序曰文王  
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  
師為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  
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我同心遮之穀谷反  
呼老入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向益蒼頡  
篇之也量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  
善本作將至有開心先如神意之所欲事有  
慾字

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  
 如之也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  
 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  
 之輔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銑曰天君將兩臣相感  
 亦如此山川善曰若天將降詩云惟岳善字  
 時雨山川善曰若天將降詩云惟岳善字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  
**謂也**良曰惟申甫也岳中岳也言中岳降其神  
 申伯甫侯周之諸侯銑曰言為周之羽翰  
 以佐王室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  
 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之道將與  
 五嶽為之生佐作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  
 也豈唯從善本**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  
**惑褒女也妖**善本**始於夏庭**翰曰亂亡之

餘注與李善同善曰品氏之衰也曰世有興  
 主之士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曰世有興  
 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  
 帝卜殺之與去之莫吉卜請其祭而  
 藏之乃去之吉於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  
 而觀之祭化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  
 諫之既化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  
 之宣王之既化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  
 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  
 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  
 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路者  
 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申侯怒  
 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紿申侯怒  
**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向曰曹人  
 於社宮而謀亡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有曹  
 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伯陽田弋之事伯陽悅

之乃以不為政事焉於是背晉而效宋宋人伐  
 之晉人不救遂殺伯陽此則亡曹之徵已發  
 於社宮也社宮猶社稷也善曰左氏傳曰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以曹曹  
 叔振鐸請待我死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  
 戒其子曰我死公孫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  
 曹伯陽即位好政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  
 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  
 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入齊過庚  
 裨成於庚宗翰曰魯太夫叔孫豹入齊過庚  
 已有一人深目而豸象命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牛狀如要  
 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  
 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牛豎後豹病豎牛將為  
 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  
 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也  
 豎官號也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  
 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

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  
 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  
 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  
 人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  
 孫不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考異命  
 食卒吉凶有効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  
 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之  
 道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銑曰介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  
 以武興者六八而謀輿曰河圖洛書聖人將  
 十七而終武王伐紂時年八十八十六當言九  
 後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七  
 而也言七九善曰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  
 之也言七九善曰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

起世者或六世及成王安鼎于善本作郝辱卜

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

即卜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

遷之成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向曰幽王

不恤國事故大壞也善曰言自成王無道

厲王九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至于

召穆公傷周二霸之後禮樂陵遲銑曰二霸

文公也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

于二霸之卒九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

序曰禮義陵文薄之弊漸於靈景翰曰文德

淫男女淫奔文薄之弊漸於靈景之澆薄其

弊漸生於景王九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二霸

之卒至景王九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二霸

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謂尊卑教以文君子其

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教以文君子其

謂周末之王者也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良

七國謂齊楚燕趙魏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

士也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七國

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自景王至酷烈之極

積於亡秦濟曰前世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

天下也漢已之酷烈也解朝曰善曰言詐偽

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朝曰善曰言詐偽

法酷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朝而高祖

以武定天下本意輕棄儒士之言也善曰

言周人為太公大夫賈時上安事詩書也仲長

陸賈曰迺公以馬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

子昌言曰漢祖輕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翰

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翰

顏回冉有孔子弟子也善曰家語冉有曰

孔子者大聖無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淵

淵

以德行著者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揖讓於規  
 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  
 矩之內閭閻銀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曰  
 道之不行雖聖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其端  
 道之所也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  
 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  
 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桓子新孟軻孫卿體  
 論曰遏絕其端閭閻如在也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故曰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  
 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  
 容樂之貌維繫也子善曰周易子曰君子  
 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而悟顏氏子之復行也失之於  
 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復行也失之於幾故有



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末嘗復行  
 也法言曰希聖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  
 顏回嘗望孔子也禮舍文嘉曰從容中道陰  
 陽度也天下卒至於善本字作溺而不可援也  
 無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  
 卒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  
 不運會而見輕也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  
 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以道  
 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  
 聽政孔子遂行適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  
 之或諧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向曰孔子將以  
 而賢窮子佐之必非楚之福也使孔子得土襄

楚昭王與師迎孔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百里封  
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百里封  
無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者乎曰無有且楚  
之法明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楚國安得世  
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  
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  
福也昭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雖音類  
王乃止昭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雖音類  
桓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故云取讎也  
曰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故云取讎也  
司馬遷曰孔子適宋與弟子故云取讎也  
以速行矣孔子曰天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  
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善本無屈厄善本有於  
陳蔡禮焉路出諸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  
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不用於楚則陳  
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病若不用於楚則陳

七日外無所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通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夫子貢曰夫子不可毀  
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夫子之賢者日月也  
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夫子貢曰無以  
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佗人之賢者丘陵也猶以  
可踰也仲尼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夫  
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智曰萬物而曰  
道濟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子曰養  
天下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行足以應  
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時君不能廣綸理也言  
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曰孝悌之道也應聘  
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七曰國君竟不見用

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曰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不對何謂賢也 卿之門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善曰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其不遇也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 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 然而未至聖道言其為厚已養其高而持君反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持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封厚也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微劉燕曰體者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

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皆微也言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其所游歷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 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善本有雖賓者焉 賓者焉車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不 未入於善本有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良曰子夏之道雖近習孔子而未得夫子之深道於堂上而未入深室言其未得夫子之深道也

以師事也孔子卒後子夏告老而歸魏文侯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容問國政焉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言向曰西河地名也蕭敬問非也言西河之人  
 不敬非其言謂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  
 蓋運命使之然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  
 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  
 注曰言不得有非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  
 賤時也而後世之善本作君子區區於一至歎  
 息於一朝直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  
 不亦過乎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  
 之任公卿之位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  
 誼去意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  
 謫去子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原  
 自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  
 自喻楊雄反駁曰欽吊楚之湘纍音義曰屈

原赴流死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  
 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  
 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  
 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其  
 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濟曰受抑辱者推也言身  
 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  
 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沈湘賈  
 命之理也善曰漢書孫寶其位可排而名  
 不可奪之翰曰失位則如不可推排運命而忠義  
 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銑  
 水出於溝流入大水及善曰管子曰水有大  
 小出於溝流入大水及善曰管子曰水有大  
 地而流命分於雲則雨施沈於地則



土潤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

塗濕也謂體清以洗物不辭

以濟物不傷其善本字清善曰晏子春秋景

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義其

水乎清其濁無不察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

好麗入之惡仁也宋式甚切清是以聖人處

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

俗理勢然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迂人主之

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負背也迂觸也類此事

呂氏春秋曰古入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

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故木

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小故木

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良曰

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濟曰岸側

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

衝之也端衝也

高於人衆必非之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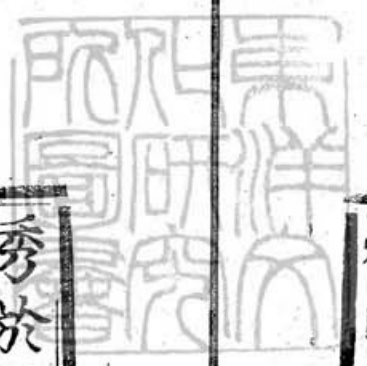
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善曰史記曰商

若說素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

也前鑒善本字不遠覆車繼軌然善本有志

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

以遂志而成名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卷之二十一

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雖其陷於刑  
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  
辟自與殺身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曰銑  
言衝君之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曰銑  
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善曰家語曰  
不觀巨海何以求成其名而歷謗議善本字  
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善本字  
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翰曰言忠直  
歷謗議於當時所以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  
計而進於君矣筭計也善曰司馬遷書曰  
下流多謗議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頌篇曰筭計也  
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  
得不邀而自遇矣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



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  
高祖也善曰論語子曰夏曰商聞之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  
不邀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  
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向曰道  
豈獨君子蓋取之而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  
而心不得也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  
與命允希世苟合之士遠蔡威施之人  
也銑曰  
也蘧蔡口柔也威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  
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  
而語則詐偽口面柔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蔡不鮮又曰燕  
姝之求得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曰銑  
此戚施

對尊貴之人則倨也。倨，取善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倨，行貌。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倨，伏也。鄭玄毛詩箋曰：遠，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威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遠也。意無是非，讚之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濟曰：貴人之意，所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否則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以闕者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良曰：闕者，盛衰以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翰曰：言其從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而遺之也。善曰：孟子曰：大王居鹵狄人。



良之乃踰，山邑于岐山之下，從者如歸市。馬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之如脫遺。鄭玄曰：然不省存也。忽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向曰：其言謂逐勢利，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各與身孰親，言得者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得與孰失，孰病也。家語曰：貢曰：與其失二者孰賢，鄭玄曰：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遙其聲也。善本謂裝飾使其鮮潔。車徒謂車馬侍從也。翰曰：冒，貪也。脈脈然自以為得矣。雅曰：脈，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

謂相視也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

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翰曰言其死以見龍逢不如

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諂

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 關龍逢諫

桀殺之也 比干諫紂殺之飛廉惡來並紂之左

右讒佞人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 善曰尸

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猶謂義之必利也 史記曰中涓生蜚廉蜚庶

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紂說苑子石曰

費仲惡來去鼻决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蓋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紂四子死牧之野 蓋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向曰伍

之賢臣以忠諫而吳王賜劍而死費無忌楚

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

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誅如善曰左

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善曰左

氏傳曰吳伐齊趙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

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

於鮑氏為王孫氏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

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

太子建殺連尹邪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

恃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蓋譏汲黯之

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鏡曰

為東海太守東海大理天子召為主爵都尉

而邪佞之人譏笑其髮白而守此位不作邪

佞以求大事張湯自殺武帝時邪佞之徒上書言

張湯陰事張湯自殺武帝時邪佞之徒上書言

湯為天子大臣被惡人言而死何厚葬之為

也遂載以牛車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

子乃盡誅邪佞之徒言後之佞臣不懲戒此

牛車以發禍 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

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張湯

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

浚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蓋笑蕭

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

望之跋未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

後也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

之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

望之第乃數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

之天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

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徒歸

故郡憂懃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

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

誤也善曰漢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

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

其尾餘注與五臣同載躓故夫達者之筭也亦

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

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

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翰曰言人立身在於

幽厲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

而為陪臣也諸侯之臣入朝天子則稱陪臣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也必須勢

取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

聞其門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

學才藝之士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楊董皆儒

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

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

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必須富乎則齊景之

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

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向曰齊景

公向曰齊景



駟而無道也顏回原憲孔子弟子皆清約守  
節貧而樂道者也四馬曰駟也善曰論語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  
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其為實乎  
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則執枵而飲河水善本無者不過滿腹棄室  
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濟  
入之為實理者則執枵飲水於河中則水  
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濡灑於雨則水  
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守理者  
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  
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  
之知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善本作史策  
毀譽流於千載災善本作罰懸乎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良子曰為明也善曰淮

之積譽也禁紂之惡千載將以娛耳目樂心

意乎翰曰言人之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

之好耳目之遊觀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

下之貨畢陳矣宛成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

會之處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

臨淄宛成五都立均宮更多維陽邯鄲

則天下之稼如雲矣銑曰塞舉也涉渡也汶

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  
稼如雲之多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塞裳  
涉秦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推直鬻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



善本作而守教度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  
 前矣輸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  
 多如山坻如小渚也善曰漢書曰尉佗海陵  
 服處曰魁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楫上林賦  
 注曰紒髮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  
 此而為髻字漢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  
 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  
 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度如坻如京毛插切善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度露積穀也插切善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度露積穀也插切善  
 投子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璣璠  
 煩之珍可觀矣向曰社衣襟也言插衣襟以  
 出美玉也夜光璣璠美玉名也善曰爾雅  
 曰投在曰擲廣推曰投插也並初洽切淮南  
 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故曰明  
 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



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夫如是也  
 以璣璠斂社預曰璣璠美玉也夫如是也  
 為物甚衆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蓄其神風  
 驚塵起散而不止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  
 羨甚為衆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可  
 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須蓋於主  
 而利於人也翰曰夫如是身之本在孝與  
 忠而利於人也翰曰夫如是身之本在孝與  
 務諂邪於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  
 且身然於後安神既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  
 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善曰  
 善曰呂氏春秋曰散而塵不復止矣善曰  
 賢高誘曰齋愛也實身也風驚塵起喻惡六  
 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六  
 疾待善本其前五刑隨其後人稟陰陽風  
 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  
 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宮割臙大辟也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其為邪詭而五刑常隨後也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兩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節能無及此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也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刑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邪左豈可自以為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踈之甚也紛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仁何以聚人為非曰財理財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善曰淮南子王君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古之仕者眾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善曰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翰曰古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已冒其官位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古之君子蓋取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善曰論語子曰原乎天人之性核胡手邪正之分善曰春秋曰象正之所積其積其禍無不逮也善曰春秋曰象正之所積其辱之筭其昭然矣善曰言自上下此論而筭



之事始也昭然明白聖人可以知也善曰爾雅曰  
 權輿始也尸子曰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  
 福之門也管子曰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  
 禍孟子曰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故君子  
 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故君子  
 舍彼取此理曰善曰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  
 老子曰故去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  
 彼取此也故去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  
 其人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  
 其言故曰默也道合則與之言故曰君子之  
 其知人之鑒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  
 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向曰天之轉動眾星  
 所而不動也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  
 四方面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



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善曰賢  
 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善曰賢  
 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常不  
 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不  
 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眾星拱之鄭玄曰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  
 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璣璣  
 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為馬融曰璇璣璣  
 可轉旋鄭玄曰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  
 為衡莊子曰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  
 友嘗從事於斯矣  
 五嘗為此事也哲智與安子同志為友故云  
 敬也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  
 吾先友也善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  
 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傳也孫順也言傳  
 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

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下二首善曰孫盛曰陸機著

也亡

陸士衡翰曰辨亡之事所以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良曰御理也善曰

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也禍基京畿毒

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濟曰弛廢紊亂

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義新曰皇綱弛而

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

逐卑於是群雄鋒鏖善本作駭義兵四合廣雅

曰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吳武烈



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鏡曰武烈皇帝孫

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荆南也及權即

以孫帝位退謚為武烈皇帝善曰吳志曰漢

義兵無禮堅過發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

辭曰雷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五

震盪朗兵交則醜虜授馘古獲反向曰言

當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

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

震盪謂殺而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

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

曰蘇武報李陵書曰威稜愴乎鄰國李奇曰

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以爲已相杜

預曰夷氏也羿善射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  
 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戲所格者之左  
 也遂掃清宗枋補蒸裡因皇祖翰曰堅入洛  
 氏之宗廟以致祭祀也善曰毛詩曰祝祭于枋  
 廟也蒸裡祭祀也善曰毛詩曰祝祭于枋  
 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  
 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于時雲興之將帶州  
 掃除漢宗廟祠以堅入洛于時雲興之將帶州  
 麟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也帶州跨邑言天下  
 是皆哮呼交呼嘯呼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哮  
 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  
 之驅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善曰毛  
 詩曰進承武臣關如馮尚書武王曰雖兵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  
 以義合同盟勦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齊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勦力以匡  
 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  
 守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勦力一善曰左氏傳  
 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勦力善曰左氏傳  
 勦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  
 使行入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  
 以圖之又象仲子曰夫州可阻兵而安忍杜預  
 曰阻恃也又象仲子曰夫州可阻兵而安忍杜預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無謀策之法喪失兵或  
 威於成熱可取之適也稔寇今則不煞各恃兵  
 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稔寇今則不煞各恃兵  
 怙亂而師無律也稔寇今則不煞各恃兵  
 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滅凶左氏傳  
 稔弘曰杜預曰稔熟也吾忠規武節未見善  
 稔之曰杜預曰稔熟也吾忠規武節未見善  
 作有如此其著者也銑曰言羣雄忠規武節  
 盛也善曰漢書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  
 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

才命世弱冠秀發孫策曰後死也權即位長沙桓王曰長

沙桓王也年二十曰弱冠也權曰善曰吳志曰權

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王廷英逸之

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

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謂收集也述業謂述

父業也後漢書陳忠謂以少兵犯衆敵也

范曄後漢書陳忠謂以少兵犯衆敵也

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

江外底音定亦攻而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

而與鬪戰也而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

隨服而救之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甲叛而伐

之服而救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左氏傳

澤曰震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良曰修師謂

底定震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理兵也翕赫

盛貌也趙克國贊曰喻以威德也明罰賓禮名賢

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

交雜也御用也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

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

問豪又述曰實禮故老吳志曰策從居舒與

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向曰被

謂張昭周瑜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也哲智也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有善本江上江東盖多士矣

以類聚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

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也干亂也純謂綱紀也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也  
 夷平庚道也紫闥帝座也善曰方氏傳曰吳  
 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  
 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  
 臧氏曰無或如滅孫民害也吳志曰曹公斬  
 春秋合誠圖曰誅鉏陰謀襲詩迎漢帝繁  
 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詩迎漢帝繁  
 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  
 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  
 箕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雀駟達旨曰  
 台階闕也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  
 紫闥也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欲清其帝室天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欲清其帝室天  
 坂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善曰戰  
 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  
 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  
 伍員曰少廉祀夏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  
 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  
 未就中世而殞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



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善曰漢書  
 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  
 上疏曰羣凶側目謂大業也鍾用集我大皇帝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鍾用集我大皇帝  
 以竒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於善本作令圖從  
 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孫權也言天用  
 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超逸之迹聖智之心  
 竒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迹聖智之心  
 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遺風謂父兄之遺風曰  
 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曰  
 也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帝國語楚  
 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  
 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修政而加之  
 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  
 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曰  
 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  
 曰疇咨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

不疑而必成也善曰尚書帝曰疇咨東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善本字塗巷翰曰旅次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之將用

於朝而使者交手道路間巷也旌旗類也求

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旌旗類也求

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故豪彥尋聲而響臻

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銑曰

如應於聲也堅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

異之多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

木之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

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

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

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翰曰周

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攬之祖也故不言名

以師傳之禮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

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

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甘寧陵統程

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翰曰甘寧等十一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

有氣力好將俠拜西陵太守又曰陵統字公



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  
 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  
 郡人向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  
 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  
 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  
 恭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周  
 尚書曰方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日以  
 名聲光國志善曰張昭長子見三國名臣頌  
 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  
 山臨淮入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  
 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諡門生手不釋  
 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祿垂勳政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  
 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才器也  
 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善  
 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



所選用文武將吏隨氣所冠從宋仲子受學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  
 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輸揚州牧  
 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  
 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  
 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曰虞翻數犯顏諫爭又見  
 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數犯顏諫爭又見  
 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曹掾  
 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  
 子太傅量湖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  
 人也德量湖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  
 為車騎將軍出諷諫奉使則趙咨沈珩  
 令毛詩曰出入諷諫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對  
 曰魯肅於九品足其聰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  
 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  
 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

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吳書曰仲山吳郡人也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魏文也問曰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以文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也曰魏文自官至少府國善之使以奉使有不稱封永安鄉侯張老延君譽于四使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善本作祥協德濟曰此二人以天術數合其德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都對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沈字林曰機祥也居有所推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此說機音珠璣之璣



人皆死於王命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比備賊何敢委去也取復言此者斬於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賂統劉基彊諫以補過也向曰善曰吳之過其喪統劉基彊諫以補過也向曰善曰吳之過曰駱統字公緒多不待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忿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謀詩云來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諳與舉不失策雅曰諳智也東觀漢記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



而與天下爭衡矣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爭

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

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魏氏嘗善本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濟

錯曰戰勝之威善曰漢書晁浮鄧塞法之舟

下漢陰之衆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下漢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元水經注

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

為子貢塞漢陰於楚過漢陰也莊子羽楫萬計龍

躍順流翰曰言行速也善謂其疾也龍躍順流

獵曰杖鏡邪而羅者以萬計銳騎千旅虎步

原隰向曰銳利也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

處也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幸謨臣盈室武將連

衡良曰衡車軛也言連車軛者多也善曰

以連衡也喟然有吞江併古之志一字宙之氣

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翰曰言曹操

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

大敗走退也許浦也字宙天下也黜退也赤

壁江口戰處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

許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

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

跡遠遁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

敗餘之兵遁逃也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



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

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

永安向曰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

取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荆州孫權襲破之

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遂伐吳備馬鞍

于求安宮而大崩曰敗績劉備軍既敗遂濟

權襲殺關羽取荆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

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宮吳

志曰備登馬鞍山陸遜侵諸軍四面蹙之

崩瓦解馬鞍山續以濡湏之寇臨川摧銳曰良

後又績敗曹公軍於濡湏湏水也寇敵也善

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寇敵也善



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後溺者數千人

蓬籠籠之戰子輪不反魏軍於蓬籠之山子

隻也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善曰魏

將韓當逆戰于蓬籠楚辭曰蓬籠而下墮

殺四馬隻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血

財匱也匱曰縮而吳莞善本作然坐乘其敝

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樂也莞然笑貌示寬

氏謂蜀也乞盟謂乞請誓信不相伐也謂魏

蜀畏懼也善曰論語曰莞爾小笑之貌左氏

傳曰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貌左氏

盟請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址

服盟請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址

文選卷之三

三十八

裂淮漢之涘與魏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

也屠裂中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

漢二水為界涘水涯也善曰方言曰躋登

三分天書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王逸若

楚辭注曰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也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遠

韓詩章句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

括約來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愁三王之

樂王銑謂夏殷周也禮謂三皇五帝也蒐閱也三

成功也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

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

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天也拱揖羣后謂拱

于上帝揖諸侯示無事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

手以帝揖諸侯示無事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

后典引曰欽若尚書曰頌瑞於羣虎臣毅卒循

江而守也良曰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循依

書伍被曰殺敵為臨江而守之毅漢長棘勁鏃殺

望颺遙而奮振動也望戰也鍛刀類颺風也奮

鐔也亦爾雅曰長刃牙刀之說文曰鍛鉞有廢尹盡

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濟曰庶尹百官也四

官之尚書曰庶尹克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善

又曰內史過曰庶人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



圻界也預曰風教及遠也乃俾一介行人撫巡

**外域** 言向日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人。李吉于寡君。杜預曰：「使也。」  
**巨象** 逸駿擾於外。閑象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數坊。善曰：「周禮曰：天子有十二閑。每廐為一閑也。」  
**明珠瑋寶輝** 善本作於內府。禮曰：「瑋美也。府庫也。金玉善曰：周珍瑰重跡而。」  
**至奇玩應響而赴** 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  
**善曰** 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  
**軒騁於南荒** 衝朝萌息於朔野。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善曰：「楊兵車也。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



**雄** 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仗。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朝閑。」  
**音義** 曰：「輜兵車也。薄萌切。」  
**齊民免干戈之患** 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謂晨朝裝整戎服。以晨服。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附。堅固也。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大皇既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大皇既** 沒幼主。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銳曰：「大皇謂孫亮也。泣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姦。」  
**邪** 縱虐也。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善曰：「亮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姦。」  
**明** 權少子也。立為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繼。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諡曰景帝。」  
**毛** 萇詩傳曰：「聿遂也。」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

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

守文之良主也謂孫休也憲法也守文良主

王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位之歸命也故老謂孫皓也

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賜封

歸命侯尚書曰尚典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陸抗也謂

父故不言名熙與也即位向陸抗大司馬直也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直也

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

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

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

周舍之謔謔諤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盡規已見上文

施姓也績名也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績

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

君纏綿三益之友時入榮之孫皓以為太尉

丁奉鍾鍾善字本離斐以武毅稱丁善曰吳志曰

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

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

左將軍黎斐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

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錄事禁中候主殿中事又曰賀邵字與伯會

至三公勳遠婁從本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

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公也後十八歲當生

至三公勳遠婁從本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稽人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也官解元首雖病股

肱猶良善本也股肱也元首謂君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

黔首有瓦解之患善本也皇家有土崩之釁

良曰乘代也黔首百姓也瓦解謂秦論漢書徐

也釁憂也善曰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

樂上書曰何為瓦解之患謂秦論漢書徐

此之時安上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

也歷從善日本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言

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晉軍

運數而發也于寶晉記曰咸寧五年十一月



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卒散於陣

民奔于邑善本也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

溝阜之勢銑曰吳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

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智人也晉大夫智作陵雲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

釜而炊乃引汾水灌之城中懸

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

伯攻晉陽城餘引汾水灌其城不食楚子築

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向曰楚子圍宋九月

不剋遂築室反耕以

守趙之宋乃降燕昭王使樂毅將兵及與韓魏  
楚趙之兵以伐齊破齊於濟西也厥謂兵之  
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善曰左氏傳曰  
夷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  
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曰  
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輸曰浹言晉軍之日也  
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也善曰左氏  
傳曰杜預曰浹辰十二月也浹相牒切于寶晉  
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  
皓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  
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逆悌悌不  
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  
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  
遷書曰世又不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  
與能死節者也

時之師無曩日之衆也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  
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  
銑曰向時之師謂晉軍也曩日之衆謂曹劉  
也言晉之師不如昔日曹劉之衆善曰向  
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向  
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阻險善本字作之利俄然  
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  
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質易詭變趣事  
具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  
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  
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  
政化有殊而授任群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  
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無疑皓用人  
有貳也善曰符猶法也廣雅曰貿易也說  
詭與詭同

詭與詭同

卷之五十一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入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

制荆揚而掩善本交廣漢氏謂劉備

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善本有矣字曹氏雖功濟諸

怨善曰諸華已見上文劉公因險善本

有以善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險善本

字善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險善本

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

風俗殺陋也善曰淮南子曰姦偽之生飾

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夫吳桓王基之以

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夫吳桓王基之以

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善本作

遠矣向曰太祖謂孫權也善曰周易曰古之聰

明不殺者神武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

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

善曰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

尹延篤如京兆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馨丹

府之愛接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盛德

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初府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初府謂赤心也

鄧當擊賊孫策奇之別置左右其後張昭薦

戎行也孫權破荆州得潘濬識其賢即以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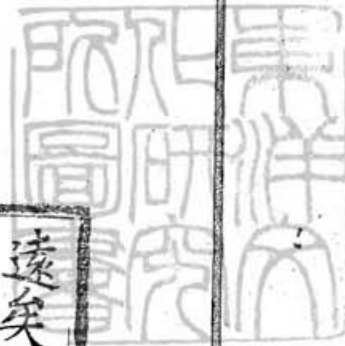
州軍事以諮之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

係獲也虜獲也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

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

也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

也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



文選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興致之瘠伏  
面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  
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也文王以為令尹  
此二入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  
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  
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潛起下地拜謝即  
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谷之毛養詩傳  
曰識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  
用也

**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  
**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  
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  
信於入士不憂前人  
有欺也魏大司馬曹休  
貴臣權勢所偏也  
翰曰魏大司馬曹休  
吳北邊權乃遣陸公  
征之權執鞭鞠躬以  
是則重陸公之威也  
陸公謂遜也  
良曰以  
曹公入荆州權盡委  
武衛謂權之親近宿  
衛之兵也悉盡也  
武衛謂權之親近宿  
衛之兵也悉盡也



也善曰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  
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  
禁肅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  
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  
見操書言水步較之不過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  
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  
得精兵五萬人自足制之權曰五萬車已復斷其  
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卿與子敬難卒合  
前資糧為軍後援也  
**卑宮菲食**  
以善本有豐  
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也

**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  
濟曰卑其  
飲食也菲薄也  
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  
虛器將容受其物也  
言權除張其懷虛已受  
納謀臣之計也  
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早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鞞曰  
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  
故魯肅一面而自  
託士變象險而效致  
善本作  
命肅曰周  
肅曰周  
肅曰周  
肅曰周

卷之三

日六

與語甚悅也士變為左將軍獨與肅對飲故云一  
命也效致也周翰薦肅才宜佐時當肅字子發臨  
淮人也周翰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  
成實業不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  
威彥蒼梧人也漢時變為綏南中郎將董督  
七郡率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  
為左將軍樊遺子欽入質加爽高張公之德而  
省游田之娛曰張昭為軍帥權每田獵常乘  
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  
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  
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  
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  
少慮事不遠慙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君然猶不能已善曰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陸公之  
騷曰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陸公之

規而除刑法之煩翰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

刑法之煩刑德緩刑寬賦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

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朗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

益之損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良曰權自

乃酒戒翻陽醉而伏權欲殺之劉基諫而止

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善曰權

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

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

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濟曰子明呂蒙欲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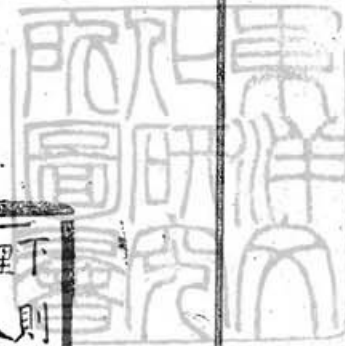
卷之五十三

呂蒙

其顏復恐勞其起動常穿壁瞻視之見其下  
食則喜不然則夜寢不安也屏氣跼蹐謂窺  
壁之行也何謂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  
蹐蹐也何謂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  
聞之哀不自止統有二子權內養於宮中與  
權子同分滋味減其甘羨之食以育養也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  
高不取不踳謂地蓋厚不取不躅吳志曰蓋  
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金千斤欲數見  
者萬方募邦內有愈蒙者賜金千斤欲數見  
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  
食則喜願左右言笑不然則出啗夜不能  
寐病小瘳統卒權為之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  
親臨視陵統卒權為之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  
而乃列封統二子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  
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  
也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  
之節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壯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

也魯子瑜諱肅也濟曰吾與子瑜有死生不  
之誓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矣此  
則棄也善曰魯子曰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與子瑜有死生不別遺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  
吾不負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善本志士成  
得肆力書傳曰肆用也善曰肆陳也尚遠略固不厭豔豔夫區區者也良曰厭安也區  
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  
下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  
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詔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得天下不  
言曰豔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也日善曰  
也於豔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也日善曰

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初都建業羣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  
 何宮室輿服蓋憊苦如也銑曰建業郡名天  
 業群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  
 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  
 服蓋如不足堪也憊不足也劉兆穀梁傳注曰  
 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傳注曰  
 憊不切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口筆切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精善本作粗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  
 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漢書注曰粗畧  
 也才善曰粗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粗畧  
 古切錐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  
 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輸曰言雖醇醲之化



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  
 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善曰杜預左  
 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日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帶甲謂兵也銑曰練  
 請習其事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其器  
 幾音其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  
 利其財豐東負蒼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  
 也負恃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謂疆  
 也界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  
 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向曰御理也曹洪  
 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  
 張問善入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  
 敦率遺典勤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

孫權遺法也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善本有以字長世永

年未有危亡之患善本有也字善曰左氏

降年有永有不永善本有也字善曰左氏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

吳人之存亡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

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善曰左氏傳宮之

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濟曰其險狹無

轂兵車也善曰穀梁傳曰長轂兵車也川阮流迅水

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向曰開行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無

施用也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無

舟逐艦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反船也

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善曰漢書

其船處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言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陸公謂遜也孫子

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

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

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

或欲機械以御其變翰曰請吳朝臣見蜀亡

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

搃名也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虞

機天子摠羣議善本更有以四瀆天地之善本更有所以節宣其氣固

無可遏之理也銑曰天子謂權也摠集也容問

水四瀆也無過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

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宣通也善曰國語太

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

川谷以道其氣章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

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

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

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向曰言彼此皆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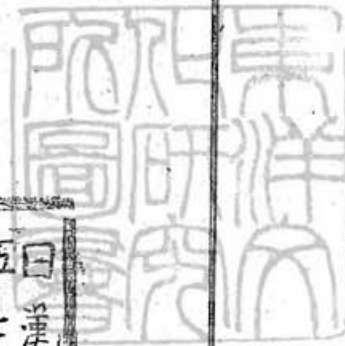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

飛傳曰導諸毛長也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

反東坑在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陸抗所

築之城在北其坑上而當深溝高壘按甲養威

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

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

謂投哥也疆半也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

獻生虜於君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關據

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

彦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

故市內以圍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

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

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

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

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歸胤等引還抗遂陷

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

敗楚師于城濮遂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

倂即囚也于廟信我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言陸

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善曰孟子公自是

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言陸

烽燧罕警封域寡虞

界少其虞備也善曰陸公沒而潛謀兆吳

彙深而六師駭

道戰彙日深而六軍於此而後始孫皓無

兆始也善曰倉頡篇曰駭驚駭也夫太康之

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

今晉兵不如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

後

將也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

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

也愈少也向時謂蜀魏也善曰吳志曰孫

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

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而邦家顛

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與也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

謂豈不如此也善曰詩大雅文也與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玄謂

則不生亂不極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



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

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

國之恃險也善曰周特險則地利也又曰地

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在山河之固此魏吳之興

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

由用也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

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

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

捨善字作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夫四州



之氓善本祚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俊也

濟曰四州稱揚交廣皆吳地也山川之險易

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器曰勁利之先政之

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善本有何哉所以

用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

禍及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銳曰先王

也王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

人和寬冲以誘俊善本作之謀慈和以結

士民之愛銳曰誘進也俊又謂賢是以其安

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



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

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

於上上下下和而君臣善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

有顧盼之義授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

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

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微子

將辭周過殷故都見麥秀漸漸曰父母之園

宗廟社稷無所立也乃志動心悲周大夫行

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處

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

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國俯泣則婦人

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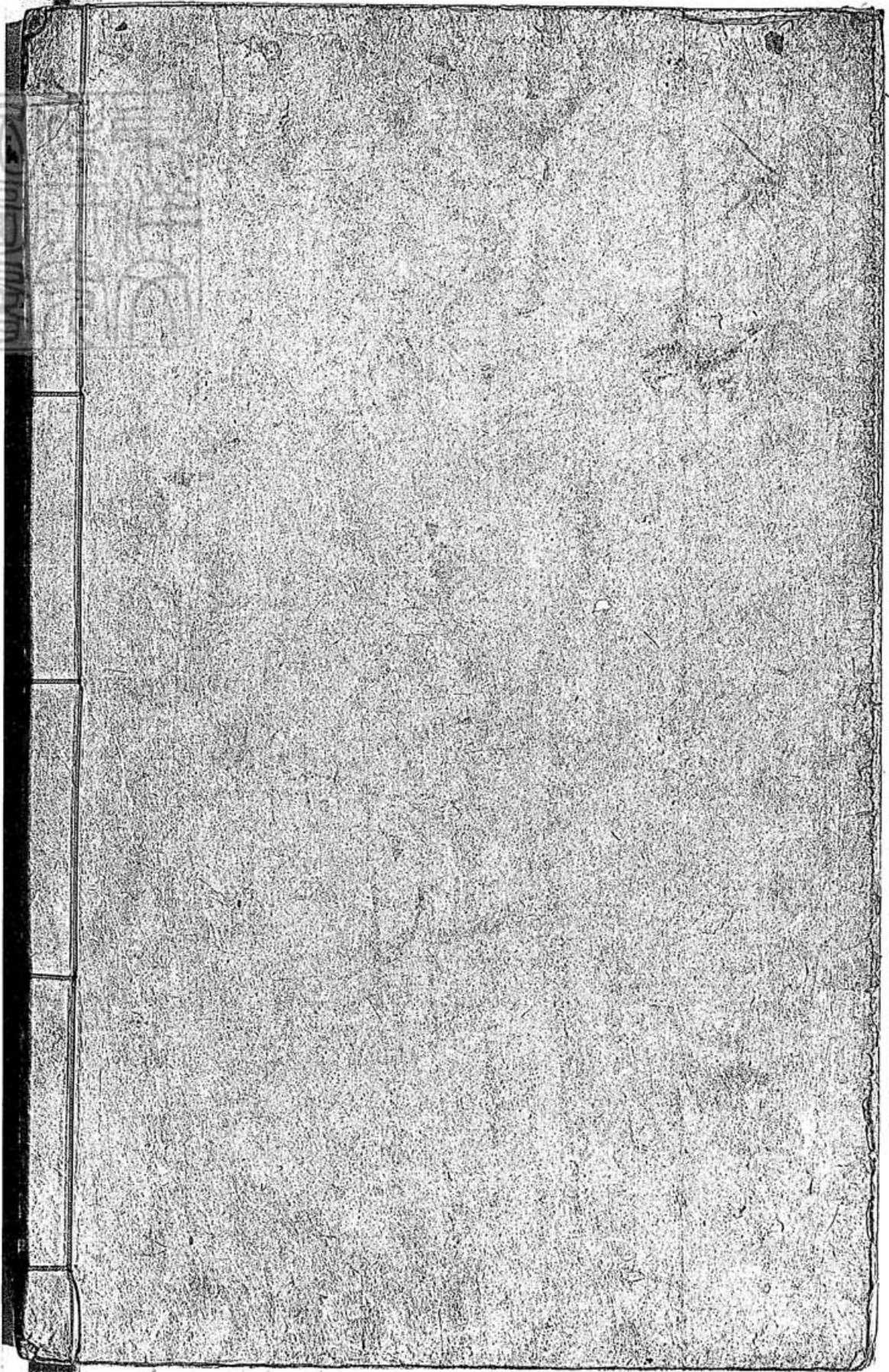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五十四

文選卷第五十三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蔵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